

张伟

ZHANG WEI

· 中代集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张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责任编辑：葛志超

张炜

Zhang We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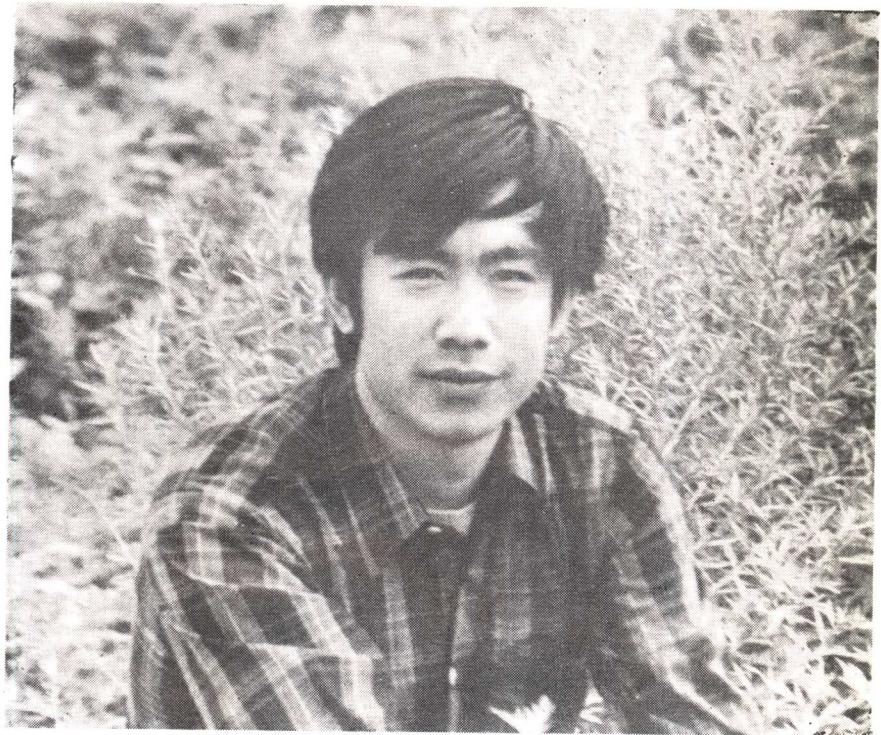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63,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1 $\frac{7}{8}$ 插页4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960

ISBN 7-02-001199-3/I·1115 定价 5.55 元



作 者 像

田恩华 摄

一片美丽的暮色笼罩了深秋的田野。一望无际的烟叶 ~~在田野里燃烧着~~ 儿在晚风里、在桔红的光色里摇摆着。这海滩平原整个儿都裹在烟雾里，火苗儿不停地跳着、跳跃着。烟叶儿的背面泛着微红的银白色，在一片红光中闪烁不停，很象剧烈的火焰中爆出的明亮闪光点。烟农们就在这原野上活动着，有的蹲在一个地方不 ~~动~~^动，有的三五成群聚在一块儿。他们象是挑着柴到这边来的人，又象是凑近了火堆取暖、吸着烟玩耍的人。这景色延伸到

注：~~在田野里燃烧着~~ 中长小说《秋天的怀念》原书第十九章。

手 迹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从现在起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及主要成就。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10月

创作随笔四则（代序）

张 炜

1984年6月10日

有一个问题常常使我苦恼。我不敢去想它，一想就很不愉快。为了逃避它，也为了做一个勤劳的人，就不停地工作——写作。一个字一个字地填进格子里，反复斟酌，费尽了心血。格子上的文字到底是什么化成的，只有作者自己才知道。可越是呕心沥血，那个问题就越是逼近我。

我常常在工作间隙里问自己一句：你在干些什么？你可能要一生为之痴迷的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处？

就是这样简单的问题。

它缠绕着我，使我不得脱身。我怀疑了自己献身的行当，陷入了深层的苦恼。这种苦恼不是一个突然降临的灵感或是偶尔得手的妙文可以冲淡的——它一直跟踪着我。我的任何创造的快乐比起它来，都显得弱小和短暂了。

文学这一界，有着自己独到的东西，它可以称为规律，也可以叫成秘密。隔行如隔山，不是作家，从一个意义上说，也就是处在了山的另一面。你承认文学是一个行当，一门专业或一项工作，也就承认了它的相对独立性。但如果将它再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呢？

比如说，它有着永远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一部分起码包括形式、技巧一类；还有一部分是与界外发生联系的，也只有在联系中才显示存在；这就分成了两部分，还可以更细地分下去，分出若干。

我渐渐发现我和很多朋友努力去做的这一切，在生活中显得微不足道。大多数人似乎不需要它。我们的冲动、惊悸、心灵上一次又一次的颤栗，对别人没有多少意义。甚至人们也不觉得有趣。

你写出了作品，或者有人谈论，或者有很多人谈论；但他们的交谈不是局限在文学本身，就是仅仅站在界内去生发议论。文学说到底还是这个行当自己的事情。

当然，作家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文学的自身建设，并且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其他人听不懂的特殊语言。一代代作家都在继续着这种劳动，才使文学之树枝叶丰茂。但危险的是具体到一批人或一个人身上，这又极可能只是一种重复，没有给文学本身增添任何新的东西。一个生命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又看不到多少意义。

进行自身建设的过程，也是与外界发生联系的过程。这时候仅仅使用那种别人听不懂的特殊语言，必然达不到目的。于是各种试验和探索最终都会反弹回来，在界内积成一球。结果也只能这样。这是真正令人悲哀的。

因而我常常疑惑：我的、他的创作活动，最终会不会只成为这一部分人之间展开的一种娱乐活动？

它真的谁也需要的吗？

我不敢回答。假设还有一小部分人需要我的劳动，那么这部分人又代表了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东西？他们代表的东西对于

这个世界又有什么意义？这部分人是极其重要的吗？我想不出来。

谈到需要，又极容易把问题搞混淆。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需要，即不单单是指一部作品有多少人在捧读，不是。因为你很快会发现一些粗浅甚至卑劣的作品有时也能够轰动、能够抢手。一部书这样获得了读者，就好比一个人在生活中多交了一些酒肉朋友，没有什么实在意义。大人择友甚严，大书也是如此。

我说的需要，是心灵深处的一种渴念。

总之，我要时常跑到文学之外去审视我的劳动。我要努力寻找与文学相衔接的那一部分。我不能不问，我和我的朋友为之献身的事业，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更紧密的联系在哪里？这种联系又是什么？

谈到光明和黑暗，生存的乐观与悲观，人类的明天……这一切不是也应该与文学有关吗？文学不参与这一切，真的也就等于没有了。

不言而喻，文学应该更勇敢地去接触生活、人生，面向正活着的这个世界。它一时一刻不能放松对于自身形式的探索的同时，也必须执拗顽强地去思考人的本身、人活动着的意义。

这样做了，写作时才能稍稍安心。太阳升起又落下，一天完了。我怕每天都做的事情，反而容易忘掉“为什么要做”之类最基本的问题。

1985年7月20日

一个人创造的能力和时间都是极其有限的。可我知道自己

在二者的使用上却远远没有达到那个有限。别人大概也一样。

谁都明白生命不该浪费。可又不能不浪费。

一旦投入了创作，那个特定时刻的心境真是太重要了。扫兴、沮丧，或者是别的不好的情绪，都有可能使创作中断。硬着头皮写，只能留下一片毫无光彩的文字。严寒、闷热、阴暗的天气，都跟写作过不去。搞创作可真是太难了。作家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特殊的坚韧和顽强。

如果失眠了，白天工作时要靠更浓的茶和咖啡去打起精神。遇到讨厌的事情，甚至受了绝无道理的撞击，工作之前也一定要忘掉那些不快和屈辱——尽管这很难。

要深入自己创造的瑰丽世界，就不能左顾右盼。可是煤气没有了，孩子生病，窗口又涌进一股黑烟；还有莫名其妙的嫉妒、误解，以及不速之客、高音喇叭、蜂拥的人群和隆隆车辆……一切都活生生地挡在前进的路口上。你焦虑、你忧心如焚，全无济于事，相反只会牙齿肿疼。

哪儿也没有世外桃源。要做一个好的作家，就必须学会从容不迫地生活。当各种事情象潮水一样涌来的时候，能不能保持安然沉静？如果八九个声音在同时呼喊你去做什么，那也只能逐一分辨和判断，做出抉择。我真羡慕那永远的镇静，始终如一的平和与自信，因为只有那样才能在纷乱的生活中显示智慧。

我知道打开一本心爱的书，缓缓地翻动，让墨香使自己的心情柔和起来，不失为一个方法。无数的洁净的书，谁能看得完。可是它们使我喜悦，使我安宁和幸福——我想一个搞专业创作的如此，那么其他的文学朋友呢？有幸的和不幸的，繁忙的和闲适的——这个行当里的人同样是形形色色啊，书籍又是在什么

样的时刻、以什么样的方式与他们发生联系的呢？

还有，一个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一个面对不平怒目相视的人，又怎么能在这儿一块讨论过从容的生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最能体味人生的艰辛，比如眼下讨论的这个问题，何尝不是同样严峻。

世界越来越嘈杂，你藏起了一个艺术家的苦涩去微笑着。各种消息都使你激动、感奋或者难过，但你不可能象个孩子一样奔腾着去宣泄。坐下来，坐到写字台前，习惯地看一眼台历，然后倾听自己心跳的声音。一方面展开了丰富的联想，一方面又是极力地忘却：忘却影响创造力的一切忧郁、一切不安。

生活中每天都有无数的新东西让人去迎接、去适应。我知道当我把事情做得有条不紊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成功了。可是那样的好时候总也不来。我明显地感到了被一些琐屑的东西推拥前行的危险和痛苦，从而也在心底渴望着我所需要的那么一点点——这就是一种和谐、一种秩序，它也许需要我们每个人亲手去建立。

1985年10月16日

一气呵成的作品，回头看看总好象少了一点什么。它显得单薄，至少是不象原来感觉的那样好了。

写的时候很激动，事后会长舒一口，觉得又累又痛快。情绪最昂奋、文思最流畅的情况下才有那样的好结果。如若不然，就只好写写停停。思路艰涩，是创作中最困苦最不堪忍受的，那时好象陷于了无望的境地。

可是一鼓作气写下的文章，倒常常留下更多的遗憾。

如果文章稍长一点，写作期间就不得不停下来。或者是累了，或者是有其他事情，而有时是不知道怎么写了。这就要隔几个小时、一个上午甚至是很多天再重新续写。

谁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有人后来发现在停歇的间隙里似乎藏下了一些秘密。人的身体、人的思维，有时真是不可思议。因为你清楚地记得在停止写作那段时间里忙于别的事情，并没有去思索文章，但重新提起笔来，却分明感到了一种缜密和周到，仿佛仔细从头思虑权衡了一番似的。新的层次产生了，丰富了、增添了过去从未想过的东西。

这些东西显然是默默地、不知不觉地产生于那段间隙里。原来间隙不是空白。

你那时候忙于别的事情，你什么也没想。可艺术之神仍在暗暗守护着你。这真是一种值得感激的幸福。

回想一下，作家在创作欲望强烈、笔端又非常顺利的时刻，往往不能停止写作，一泻千里。这是不是过分相信了那一刻的思维能力，过分依赖了一种惯性？我宁可相信一个更老练的人会在最激动的时候也不忘提防另一些因素的渗出，以避免疏漏。这才是了不起的能力。

沉醉于艺术之中才有艺术。正为了沉醉，才去克制。激情象火焰一样熊熊燃烧，对于人来说它是太壮丽了。对于人来说它是太可怕了。

在停止的那个或长或短的间隙里，我相信有各种各样的分子从放松的心弦下游动出来。有的专事挑剔，有的设法弥补，也有的充满反叛之心，想拆毁你苦苦修下的墙基。这一切也最终使文章留下了痕迹，即怀疑的、矛盾的、犹豫的，形成了紊乱的条

理和繁复的单纯。

思潮如水，冲泻下去可以开通一条笔直的河道；但阻止它，使它剥蚀河岸，回漩出曲折开阔的河湾。这一切往往是无声无响的，是看不见的运动，是渗透的功能。

不过当你文思枯竭，走进了难以计的尴尬，还可以这样理解创作间隙吗？这些间隙还有同样的意义吗？实在讲不清。我想反正那时候不停止也要停止。摆脱了烦恼，美妙可能就在一旁观望，它或许会袅袅婷婷地走来。

1987年3月6日

又一次向朋友推荐了一批书，说你一定要读，一定要读。接着就是脸红：我自己也没有读全这些书。不过我心里清楚推荐的时候没有什么炫耀的意思，这是肯定的。

那些书是太重要了，我认为不读不行。好象真是个明白人。

虽然没读，但早晚读它——心里总把希望寄托在早晚。其实早晚都会有别的事情。

这种情形使我不安，因为它反映了一个人的重大缺陷。由此我联想到更多的方面，认为绝不仅仅是懒惰和拖沓。那样就太简单了。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缺乏一些执拗坚定的人。自己似乎也在凑合着什么，对所从事的事业做到“好象爱”也就行了。可大家又分明是越来越忙，越来越累，好象什么都不甘落后。我不理解一个很棒的作家或学者同时又可以是一个外交家、一个商人、一个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都表现出独到才能的奇人。

风习是众人一块儿制造的，一个人敢于在匆促忙乱的人群

面前背过身去，是要付出重大代价的。他最后还要投入这个人群。这很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一个人在人群里疲惫地往前走着，当突然想起了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时，才无可奈何地大声呼喊：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

时间哪去了呢？支配时间的又是谁？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只知道应该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那点儿时间，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以奇特的方式——或许象征征收所得税一样，给征收走了。

的确是这样，荒废学业之风愈来愈重地侵蚀着我们。谁也没有时间去硬碰硬地抓住学问。“好象有学问”的人多，“真正有学问”的人少。盘一盘库存，自己真可怜。文章的好坏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做人也是一样。没有好文章，不高明的文章也可能出眼；大家都匆匆忙忙，一个人稍稍放慢了脚步就显得无比从容。

那些治学严谨、心比天高的智者，我们胸中的导师，历史上的和生活中的，又怎样呢？他们得到了多少谅解？我们又容忍和尊重了多少智慧？在这里，让我为他们默默地怀念或者祝福吧。

人生来就是要面对一个世界的，他的探索行为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一个人站在原野上可以望到很远很远，但进入闹市，一转脸就是楼房和别人的眼色。你失去了远望天地的机会，就不得不关心眼下的情景。可是你与生俱来的责任却不知不觉卸在了一边。人们就是这样离开了最严肃的探索，淡忘了生活的目的。

所以我感到自己忽略的不单单是一些书。即便仅仅是一些书，那么书又是什么？

置身于潮流之中，被一种惯性推拥着，需要多大的坚韧和倔强才能挣脱出来。我认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应该具有那样的雄心和力量。也许害怕自己天性软弱，我常常暗想：让我寻找一个执拗坚定的人吧，请让我与你同行。

目 次

创作随笔四则(代序) 1

小 说

梦中苦辩	1
黑鲨洋	18
冬景	40
三想	56
海边的雪	75
挖掘	96
激动	110
美妙雨夜	127
声音	142
一潭清水	158
天蓝色的木屐	173
夜莺	188
生长蘑菇的地方	200
远行之嘱	215
秋天的愤怒	247
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365

梦中苦辩

在这个小小的镇子上，任何一点事情都传得飞快。新来了一个会算命的人啦，谁家生了一个古怪小孩啦，码头上的一艘外国船要卖啦，等等。所有传闻大都与我无关。

但现在传的是：镇上要打狗了。根据以往经验，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接着又传出，打狗从今天一早就开始了——看来事情准确无疑了。

不幸的是我有一条狗，已经养了七年。我不说这七年是怎样与它相处的，也不说这狗有多么可爱，什么也不想说。消息传来时，全家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儿，定定地望着我。它当时正和小猫逗玩，一转身看到了我的脸色，就一动不动了。

家里人走进屋，商量怎么办。送到亲戚家，藏起来，或者……这些方法很久以前都用过，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他们七嘴八舌地商量，差不多要吵起来了。有人说已经从镇子东边开始干了，进行到这里也不需要多久。妻子催促我：“你快想办法呀！”孩子揪住了我的衣襟。我一直在看着他们，这会儿大声喊了一句：“不！”

这声音太响了。他们安静了一会儿，互相看了看，走出去了。

整个的一天外面都吵吵嚷嚷的。我把它喊到了身边。我们等待着。

这个时刻我回忆了以前养过的几条狗。它们的性格、长相